

【彪郊】傻麻雀和老虎布偶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8022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80221>.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PF
Relationship:	彪郊
Character:	崇应彪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12 Completed: 2023-11-04 Words: 26,346 Chapters: 10/10

【彪郊】傻麻雀和老虎布偶

by [Fnegnyiy_012](#)

Summary

一句话剧情就是意外变傻的白富美殷郊被拐卖到了村里给混不吝彪子当男媳

Chapter 1

昨晚刚下过雨，空气中残留着沙土的味道，土路也被雨水搞得泥泞不堪。这对盈强村来说是件好事，许久未下雨马上就是种洋芋的季节，要是再不下水资源就要紧缺了。不过现在没有人关心雨水的事，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看着村长带着人匆匆忙忙赶到村头。那是崇候虎家。

“听说了吗？彪子要闹分家！”

“造孽啊，分家闹这么大连村长都去了。”

“谁说不是呢，说来彪子也是可怜见的。娘年纪轻轻就跳窖死了，爹又娶了后娘。有了后娘可不就有了后爹嘛！”

“你们也是闲得慌，还有闲心担心那个地痞瘤子。还是担心担心自家女儿吧。听说他爹给他家那个哥哥娶了个媳妇，这彪子哪能乐意啊。快看好自家闺女，别被那个流氓糟蹋了！”

几个大娘压低声音交流着情报，说到崇候虎家娶的媳妇那同时噤声。几人眉抬眉眼抬眼，又往里凑了凑，继续道。

“你们见候虎家那婆娘闹了没？说是娶了个男媳妇。”

“见着了，谁让他们家又要身体壮能干农活的又要长得漂亮还不愿意花钱。贪心呦！不得不脸确实漂亮，我瞧着要比村长家的小丫头还要俊。”

“大男人瞧着俊有什么用啊。是个傻子啥活也不会干又是个男的，不知要吃多少白饭。”

“不能这么说，好歹身体看着就壮。以后调教好了也是干农活的一把手！”

几人又细细碎碎说了不少闲话，非要把崇候虎他们家每个人编排个够，尤其是那位上个月新来的傻子男媳。说来也是崇候虎他们家贪便宜，不知从哪里来的偏门亲戚要给他们家俩小子介绍对象。说是个孤儿无亲无故，不用彩礼主要是人长得漂亮身体结实！好家伙，崇家的那个一听就心动了。想着自家阿鸾还没娶媳妇，这不正好嘛。就给介绍人赛了点钱，让他把人领回来。谁成想，领回来的是个男人。这时候也来不及了，介绍人已经拿着钱跑路，就把人撂在他们家。往好处想一想至少他们家还留了个人。就可惜是个只会吃干饭的。

“诶诶诶，出来了出来了。”张家大娘捣着旁边的几姊妹。

村长拎着两张纸和崇家的道着别，现在看起来是一片祥和。好似刚刚在里面吵得天翻地覆的不是这几人一般。崇应彪推着个自行车，前面挂着被褥把手处栓了两只鸡，后座那还坐了个人怀里身上包包担担装满了东西。

“好了好了，崇家的你也别生气。彪子要得又不过分，你也知道村尾那的房子是什么样，地他也没多要就比一人份多了一些。你不是说他也娶了媳妇嘛，他媳妇也有份。”村长温言细语安抚着旁边的后娘，不说还好一说更气了。

家里唯一的自行车被骑走了，地也被多分了一块，除了分掉的房子是多年前不要的外就没有一处顺心！想到这她忿忿地看了一眼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晃着腿地殷郊。她当初就不该贪图便宜，还没见人就把手口给上了。现在好了分家还要算这个人的份。分是多分了些，但好在能把这个傻子甩给崇应彪。罢了罢了，眼不见心不烦。狠狠心眼一闭，点了点头。

村长见状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走了。他都顾不上听人挽留的话便带着人一溜烟跑了。好

了，现在这里又只剩下这一家人。崇应彪就跟隐形人一般，对这一切置若罔闻，端着一副斯文样便进屋去了。崇应鸾看了眼父亲，面上也端着那副样子跟了进去。好似这个家里只有他们两人是受过教育的一等人一般，旁边争抢的那几人都是未开化的蛮人。

崇应彪和他那位后娘面面相觑，静默无声。两人争了这么多年，吵了这么多年到这个时候反而无声。在自行车后座上等烦的殷郊终于坐不住了。双腿一岔跳下来，弯着腰头顶在后娘面前。

“娘，你也和我们一起走吗？”

他这一下子可把后娘吓了一跳，挥起手就往人后背敲了两下。嘴里还说这孩子一天天就会吓她，赶紧走了也好。说着说着眼眶竟然红了。连背过身去，装作忙碌地样子。崇应彪瞥了一眼，拉住殷郊让他坐定推着自行车就要离开。

殷郊还在后面喊着娘娘娘，你怎么不和我们一起走啊。明明是一副大男人的模样喊起来倒是有着少年的清脆。可惜头都快甩到后面，后娘依旧没有应声。直到自行车快要走的那一刻，她提起早上捡的鸡蛋冲到殷郊面前。

“拿着吃！”她的眼眶微红，似乎要滴两滴。殷郊傻乎乎地露着牙齿，双手捧住她的脸呼呼呼吹着气。嘴里还说着，娘你又伤心了，郊郊呼一呼就把眼泪吹跑了。这回可是彻底忍不住了，她用袖子胡乱抹了两把。冲着崇应彪说：“这些年我对你虽不算太好，但也没缺衣短食。郊郊是个好孩子，你不要欺负他欺负得狠了。要是要是实在不喜……”

她还是没能把后半句说出来。崇应彪从鼻子发出一声冷哼骑着车就走，将人远远撂在后面。

殷郊被他的动作搞了个突袭，牢牢抱住他的腰。就这样还空住一只手和后娘告别。崇应彪知道他的动作，没有说什么。他那个后娘心肠不坏，只是扒着她那个儿子罢了，看着一副厉害模样实际上没有做主的权利。哪怕贪便宜搞了个男媳妇回来该照顾的还是照顾。像殷郊这种傻子最能明白谁对他好，这个家他最喜欢的就是娘和彪子了。

“以后你就见不了她了。”崇应彪的声音随风传到殷郊耳朵里。

“为什么？为什么见不到娘了。”殷郊眨巴着他的眼睛，想要探头被一只手推了回去。

“坐好！哪有什么为什么。而且她也不是你娘。”

“可是娘对我很好，他们都欺负她。”殷郊的声音听起来闷闷不乐。

崇应彪心里想着怕是除了这个傻子没有人觉得崇家父子对他那个后娘不好。心里还有些不平，觉得这个傻子看不清形势。是他带他出来的，也不巴结他。

“我对你不好吗？”

“彪子对我最好了！我最喜欢彪子了。讨厌他们，他们欺负彪子。”殷郊又探出了头，崇应彪叹了口气把他的脑袋又塞了回去。

“抱好了。准备搬家！”语罢，吭哧吭哧地登起了车子。

殷郊感受着柳絮在脸上滑过，忽然一小团钻进了他的鼻子，皱着鼻子在崇应彪后背上蹭来蹭去。这回空中有的不止是柳絮还有怒骂声。可是他却觉得无比的踏实。

“我最喜欢你了！”

怒骂声停顿了两秒。“别以为这样说我就会放过你。以后要听话，听见没。”

他的语气凶巴巴的，殷郊撅了撅嘴：“知道啦知道啦，娘说我是你媳妇以后要听你的。”

“咳咳，知道、知道就好。”崇应彪感觉自己的耳朵烫的出奇。他奶奶个腿的，殷郊本来就该听他的，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自行车在泥泞的路上压出辙辙道子，远处的张大娘啧啧称奇。

“真没想到啊，彪子居然是个喜欢走旱道的。”

Chapter 2

崇应彪带着殷郊回到了村尾哪件早就废弃的土屋。用土搭建成的小围墙高一快矮一块，野草长到了土墙边更显得荒凉，只有十来年前种的那颗歪脖子枣树还像回事。这是崇应彪他娘还在时他们居住的房子，可惜跳窖之后他爹嫌晦气便又搬走了。

想到这崇应彪眼神一暗，他转过身去将殷郊的领口紧了紧。还是辰月，天气多少带些冷。他让殷郊先乖乖待在这，自己进去先简单收拾一间能睡的屋子。风拂过，带着些干燥。殷郊舔了舔嘴唇，昂着头说：“我可以帮忙！我现在可厉害了，之前在家就是我帮娘的。”说这话时，还眨巴着那双大眼睛，看上去那叫一个乖巧怜人。

崇应彪依旧板着一张脸，冷漠无情地拒绝了他。这下好了，那张乖巧的脸瞬间黯淡嘴巴还撅得高高的，任谁看来都晓得殷郊的不满。崇应彪心中冷哼一声，想着他才不要像那个后娘一般惯着殷郊呢。等殷郊帮完自己还要在干一遍，他才不像那些妇人家贪图甜言蜜语。

“你的任务是看行李。这里有很坏很坏的人，他们就喜欢偷行李。你帮我看好这个就行了。”心中那般想着，嘴上还是编出了一套说辞。不过这种哄小孩的话糊弄住殷郊还是绰绰有余的。只见小傻子握紧拳头，郑重地点了头还向崇应彪做了保证。绕是冷脸惯的人，也忍俊不禁，更不用提崇应彪了。

“还真是个小傻子！”

语罢，揪住殷郊的脸颊——在那张漂亮的脸蛋上留下一个红印子才满意离去。

常年空场的房子带着一丝阴冷，凉气像吸附到骨头里一般。任是阳气最足的大小伙也忍不住抱紧臂膀。崇应彪皱着眉，想着这个天气还是找一件有炕的屋子。按照记忆里的布局，应在东边那间房。推门而入里面早就布满灰尘，好在空空荡荡除了门口架的土炉子和靠里面的炕什么都没有。他端了一盆水和扫帚簸箕简单清理了一下。

崇应彪在这边勤勤恳恳地收拾着房间，殷郊那边倒是无聊的很。一阵看看天上飞的雁，一阵看看地上的蚂蚁，一阵又想起崇应彪嘱咐的话抱紧行李。远远跟在后头的后娘崇氏看着心疼不已。殷郊这个小傻子怎么就这么乖呢，不吵不闹的，让干个什么就去干。想象当初他刚来时，崇氏一见是个带把儿差点没厥过去。对他更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可这个小傻子哪怕喝个大碴子粥都能把她夸出花来。她一个女人家，家里又是三个大男人哪里见过这种仗势，自然被哄得心花怒放。加上殷郊长得又乖觉，崇氏曾在梦中多次感叹他要是个姑娘家就好了。

诶，还是心疼自己养了一个多月的儿媳妇。崇氏偷偷向四下望了望，见没人后一溜烟冲到殷郊身边，给他怀里塞了一把子花生和两个小洋芋。手上还比划着让殷郊不要吭声，示意他偷偷藏起来。想着要是崇应彪那个没良心的不给人吃饭，这也能顶两下。

可殷郊才不在意崇氏的暗示，眼睛亮亮地说：“娘，你也来了！你要和我们一起住吗？我就知道娘最好了，娘做的烤洋芋也最好吃了。里面又软又糯还甜，谁做的都没有娘做的好吃。娘，你也吃。”

说着就将崇氏递给吃食分了一半出去，还担心会烫到她的手特意用袖子包着递过去。看得崇氏是眼泪汪汪，想着自己命苦。早年是个寡妇一个人带着阿鸾从这里讨点吃的那里讨点吃的，后来又带着儿子嫁给崇候虎给崇应彪当后娘又是种地又是干活，谁让崇候虎那个老东西端着一副书生做派不干。说起来一开始她对崇应彪也是真心的，想着讨好人家的儿子。谁想崇候虎是咋想的，她对他越好越不高兴，反而对她带来的儿子是一派亲和。后来，她只好学着崇候虎的样子冷淡一点。

那些年她想不明白，和那个老东西过得时间长了才明白。他分明是嫌弃崇应彪的娘当年跳窑扫了他的面子！怎么说他崇侯虎也是村里有文化的教书先生，妻子自杀这不就下了他的脸嘛。这男人啊，真是面子大过天！连带着儿子都不喜，反倒对她这个后娘带来的认真得劲，又是教书又是温言细语的。不过自己毕竟是得利益者，也就不深究这些了。

崇氏摸了摸殷郊的头。“娘不吃，郊郊吃。娘那边多着呢，郊郊多吃一点。还有啊，今天我过来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知道吗。你要说了娘以后就不能来看你了。”

“彪子也不能说吗？”

“当然不行！尤其是他！郊郊听话，不要和任何人说。今天娘就先走了，下回再来看你。”

殷郊一头雾水地看着崇氏鬼鬼祟祟向四周观察了下，又一路小跑回去。不过想着以后还能看见崇氏又开心起来了。他数着崇氏递给他东西，嘴里念叨着这个是彪子的，这个是郊郊的。彪子一个，郊郊一个。

等崇应彪收拾完出来便看到殷郊扬着两个小酒窝，手指点点的分配着什么。

“她来过了？”

殷郊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像是在问崇应彪怎么知道。嘴上还反驳着：“娘才没有来，谁都没有来。”

扬了扬眉，崇应彪指着殷郊怀里的东西。“这东西是哪来的？”

“观音菩萨送的！是，是菩萨送的。反正不是娘给的。”殷郊心虚地低下头，这倒把他额前的痣显露出来。崇应彪看着在眉心的痣，点了一下他的头。

“原来是观音给他座下的童子送的啊！”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的。”殷郊见崇应彪都把借口给他找好了，忙不迭地承认下来。

这可把人招笑了。崇应彪用微不可查的声音说着小傻子，又把东西搬进去说收拾好了。殷郊抱着一堆东西跟在人屁股后头。嘴里嚷着说，观音让他把这些吃的分给彪子一半。因为彪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所以要分他一半。

崇应彪听着又一乐，忍不住逗道：“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那这东西不应该我独享吗？为什么还要分你一半。”

这话把殷郊给难住了，他的小脸纠结地皱在一起。犹豫了好久才说道：“那就都给你吧。我不吃了。”说这话的时候眼神还恋恋不舍地停留在那上面，最后狠狠心。“彪子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这些都是观音奖给你的！”

这话说得人心软，直觉一阵暖流从头灌到脚，连带着耳朵都热到发烫。

“你吃吧。观音赏给我的已经收到了。”

殷郊听不太明白，他想着彪子该不会当真了吧。这些东西才不是菩萨赏的呢。但想到了娘叮嘱的话，不敢辩驳，只好默不作声。不过吃东西的时候他还是固执地分了崇应彪一半，说着彪子不吃自己也不吃。拗不过人，只好两人平分这些。

晚上歇息时，崇应彪不知从哪里找了些干柴火把炕烧了起来。殷郊似乎没有睡过炕，兴奋地在上面滚来滚去。崇应彪挑了几个生洋芋放在烧炕的小口边边便合住了小门，想着明早起来就可以直接吃了。诶，他们这里太穷了。家里的那些盐碱地只能种这些东西，也就是崇侯虎兼任了教书的职位他们家才好一些。但这些和崇应彪也没什么关系，过得不行的照

样不行。他那个爹别人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吗？也没想过指望他，这些年打秋风的事也没少做，给崇应彪下了不少脸。两人的关系更是差劲，他也没想着在这个小村子待一辈子。总归是要出去的。

想到这，崇应彪看了眼还在炕上傻乐的殷郊。眼里是藏不住的嫌弃，带上这个小傻子吧。不然这么笨的人谁要啊，就当大发善心了。殷郊像是感应到人的视线，坐了起来拍了拍身边的位置，喊着人上来。

待两人睡到一起后，殷郊突然发问：“彪子你会生小孩吗？我好像记得谁和我说过，睡在一起就会生小孩。我要负责的！”

“……”一时之间不知怎么说。

“彪子你别怕，我会对你负责的！诶呦——你打我”

还是没忍住，在殷郊脑袋上敲了一下。

“不会生小孩。就算会也是你生。谁教你的？我们两个都是男人不会生孩子。”压着怒气解释道。

“不生就不生，生气干嘛。”殷郊说完默默转身，似乎是在发泄着不满。崇应彪见状戳了几下人，依旧没有转身。好吧，崇应彪也没在意这个小插曲准备入睡。

就在迷瞪着要睡着的时候，他听见殷郊小声说道：“我会对你负责的。”

小傻子。这是他睡前的最后一个想法。

Chapter 3

早晨起来，崇应彪先去洗漱，收拾好后烧了壶热水灌在暖瓶里。在这间隙他看了眼还在炕上蜷缩成一团的殷郊，默默把掏出来的洋芋又放了回去。想着人还要在赖一会儿床，还是把早餐先热着吧。而后又想起来昨天崇氏给塞得鸡蛋，便架着炉子打了两个荷包蛋。做完这一切后，他去炕头推搡了两下，从被窝模模糊糊传来两句冷再无反应。

“一会儿有事出去可能要晚一点回来。热水打好了，早餐也准备好了，衣服就放在脚边要是嫌冷就放被窝里热一会再穿。”那股唠唠叨叨劲儿像极了单身汉带孩子。嗨！可不就是嘛，小傻子这也离不得那也离不得，恨不得把殷郊就拴在他眼皮底下。但是这次不行，那里不适合带殷郊。

“你要去哪？我也要去！”从被窝里伸出个头，因为才睡醒的缘故殷郊眼角带着红，连带鼻头和脸颊透着丝粉。说话的音调也带着些迷瞪，可手却死死扒住崇应彪的衣角，看上去可爱又可怜。

“不行。”许是觉得语气太冷了，崇应彪柔和了声线。“你上次不是想要二丫手里的糖吗？等我回来给你带。前提是乖乖待着。”二丫是崇氏隔壁刘大娘家五岁的小孙女，之前就喜欢来找殷郊玩。

“不要了，我就要和你去！”殷郊固执地攥紧衣角，在对上那双逐渐变冷的眼睛后仍不放弃。

“最后说一次，乖乖待着。”

崇应彪没有在看殷郊的表情，将衣角从他手里抽离便离开了。只在出门时停顿住了脚步，飞快地瞄一眼又加快了步伐。

彪子是个讨厌鬼！殷郊想着今天不要和他好了。哪怕他带好吃的也不行，哪怕他哄他也不行，哪怕他道歉也不行，除非他早点回来除非他下次带他去。

想归这么想，殷郊也不是个亏待自己肚子的人。一个人将崇应彪留下的早餐吃了个精光，连点汤底都没留下。昨的东西已收拾的七七八八只剩些零碎东西，殷郊搭了把手搞得差不多了。院子内的野草也除掉了，就在他无所事事地盯着蚂蚁看时，有人进来了。

“嫂子！嫂子在吗？我是彪哥派来的。”进来的人看着火气就旺，辰月里就脱了外褂，裤腿还向上编了一节。见到殷郊眼神一亮，急急忙忙赶过来。

待他走近殷郊脑中才回想起，好像是之前彪子带他见过的，叫什么顺子。

“嫂子就是聪明昂，玩蚂蚁玩得也有一套。”不知是不是故意的，这话听着有些缺心眼。

殷郊倒是不在意，想着娘之前教他的家里来了人要招待。便带着人进屋搬了个板凳让坐着。

“彪子去干什么了啊？为什么不能带我？”递上水后，殷郊问道。

匆忙接过还来不及入嘴就急忙站起来，嚷嚷道：“干大事去了！嫂子你就安心等着享福吧。要我说，这方圆十几里都没有比彪哥更厉害更有出息的了。”

那后面的话如同滔滔江水源源不绝，偏偏一个爱讲一个爱听，倒还真是相映成趣。等到中午吃了饭，殷郊又无聊起来。想到了娘递给他的花生，还有之前娘说这两天就可以载花生苗了。突发奇想，也要在院子里刨点地种上。

嫂子的想法，做小弟的哪有不从的道理。顺子举双手赞成，两人打了盆清水将种子泡进去，等晚上取出蒙着发了小芽就可以种了。为了表现，顺子还提前圈了院里的一片地，把土给松了。

“等它发了小芽就可以种下去吗？那什么时候可以吃啊？”殷郊扒拉着松过的土。

“现在种的话，中秋前就熟了！”顺子掰着指头算了一下。

那还要六七个月呢，原来要那么久啊。殷郊想着他一定要亲自盯着这些花生，要记录每一天的成长轨迹。天色将晚，殷郊把人顺子使了回去。娘说过不可以随便把客人留这么晚。正想着娘呢远处就传来崇氏的声音。

“郊郊，你知道彪子在哪吗？”崇氏后面还稀稀拉拉带着些其他人。

“出去了。”殷郊起身有些奇怪，娘的表情看着有些着急，尤其后头还跟了些他不太认识的人。

“害！我就说那个混子怎么可能变好。依我看啊，分明是把哄来了田地卖出去潇洒了。”

“就说就说呢，把咱根子都能卖掉将来还不知道能干出啥事呢。”

“田不好好种田，以后靠啥生活啊。”

“还带着我们栓子跑了，我们家孩子以前是多老实的一个人啊！现在可怎么办？”

“现在还没有回来，是不是带着人打架去了啊？”

七嘴八舌闹哄哄的声音把殷郊包围，他讨厌这些说彪子坏话的人。大声嚷着才不是呢！彪子分明是好人。可是她们都不相信，还说彪子今天一天都不在家，之前那些小弟不见了踪影。唯一留下来的也就是之前被殷郊使回家的那个。说着之前彪子带头打架，说他不好好读书，又说到从小时候就看出他是个啥人。越说殷郊越气，最后也不上礼貌拿着个扫帚开始赶人。其实她们说的那些殷郊才不太在乎呢，唯一在乎的是说彪子不要他了，他把他扔下了。

他才不信呢！但是眼里还是包了两泡泪。崇氏送走那些后赶了过来，冲向她的只有殷郊的后背。

“彪子他……”

“我不想听。”闷闷的声音响起，“娘你在欺负人，你在欺负彪子。我不喜欢你了。”

这话一出，崇氏也觉得委屈。明明她是看到外人动彪子的地才上前制止的，谁成想那小子昨天才拿到今早就租出去了。庄稼汉都是靠地吃饭的，不种这个能去干啥啊。这几年搞了分田到户，也不像以前那样记工分但这也不代表可以把这随便租出去啊。先不说崇应彪不能去城里当工人，就说现在城里的工厂也不像那几年效益那么好了，有好些开始裁员。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就只能守着地了。以她的见识，真的是为殷郊和崇应彪好。

“欺负我也要说完。你让崇应彪把地搞回来，以后喝西北风可不会有人管你们。”崇氏气冲冲地走了。

殷郊抹了两下脸便蹲在大门口等。不知过了多久，月亮一点点挪了上去。终于等到阴影将他笼罩，他猜到了是谁但不想抬头。崇应彪见状蹲在他旁边，从怀里摸索着，掏出了个小手绢。它被包的四四方方，整整齐齐。崇应彪打开前又把手在衣服上抹了两下，觉得干净后再一点点解开递到了殷郊眼前。

“答应你的。”他说这话带着些耍帅的意味，简短又透着些需要吹捧的意味。

殷郊这才抬眼看他。他终于知道那些嬢嬢为什么说崇应彪是去打架了。他的衣领和裤脚沾了些褐色的污渍看起来像血。但是正经的身上又没有沾染，只有一头一尾。

殷郊没有接，往崇应彪身边靠了靠，直到肩膀挨着肩膀才安心。“她们说你去打架了，说你不要我了。”

“你相信了？”崇应彪手里捧着那些被手绢包起来的糖，剥了一颗喂了过去。殷郊还是没吃，他不禁皱了皱眉。

“我才不信呢。我就在这等着你，想着太阳下山你就回来了。可是你好晚，好晚好晚。月亮都出来好一阵了。”殷郊将手绢推搡过去。“我不吃糖了，不吃这些了。我可以吃的很少很少，下次可以带我去吗？你别不要我。”

又来了，崇应彪烦躁地下意识揉了揉头。殷郊的眼里只有他，他的世界也只有他，这关系好似寄生一般牢牢扒在他的身上。太过亲密了，莫名让人恐惧，从来没有人和他这样亲密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殷郊是个小傻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知道，事态开始糟糕。

“别变了。看着我，像一开始那样。”崇应彪扭过殷郊的头，往他嘴里塞了颗糖。提溜着人往屋子内走去，察觉某人被冷风吹到发凉的身体敞开外套将人锁在怀里，半裹半抱着。装作不经意间聊天说道：“今天去屠宰场帮忙。那里这几天缺人，钱给的挺多的。忙完这段时间应该能挣一笔，加上地的那些钱够咱们南下了。到时候给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买什么。”

“会带我吗？明天会带我吗？”殷郊没有在意其他的，他的脑袋瓜只注意这一个问题。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崇应彪。

“你要不怕就带你。”

崇应彪趁人不注意亲吻了额头的发丝，掐了掐那明显高兴起来的脸蛋。

“我才不怕呢！”

郊郊花生日记（一）

今天泡了种子，等过两天发了芽就可以种了。

彪子今天很讨厌，不过我很大度地原谅了他。

原本准备等到花生熟了分给他一半。现在才不要哩！最多最多给他几颗。

但他今天被欺负了，还是分给他一半吧。

Chapter 4

屠宰场这个营生那两年都是公家管的，这两年风头有变，松快了不少。老王也是观望了一阵后才决定做这个营生的，上头找了人证也办好了。唯独就是厂子简陋，只接了一个大水管喷淋在后头那搞了个猪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甚至连货源都找好了，就差有经验的宰杀师傅。要知道大多数老师傅还是更愿意吃公家饭，这种私人搞的小生意说服力不强。崇应彪就是这个时候过去的。

宰杀这种事一要胆子大，二要熟悉皮骨走向，三要吃苦耐劳。一开始老王也不相信这个小子能干这种活，依他看崇应彪宰个鸡鸭什么的还能行，猪虽比不上牛那种大体型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宰的。诶，实在是缺人啊！老王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愁眉苦脸地看着崇应彪和他身后那群小弟，叹了一口气说让他们先试两天。不过事先说好，不行就走人。

谁成想那小子还真行，刀起刀落干净利索。还真让他挖到宝了，唯独他带来的那几个人不太熟练。不过既然有师傅那出师是迟早的事。一个高兴老王就想和崇应彪签下长期合同，还让崇应彪放心跟着他保证有肉吃。为了加强可信度，他还让崇应彪带一些下水和血回去吃，原以为人家会兴高采烈地答应。却被拒绝了。崇应彪说他没准备长干，想南下。

南下……老王又吧嗒两口旱烟，他能抓住这个时机开厂自然也知道南下的商机。只可惜他年纪大了，媳妇娃儿还有爹娘都在这。他望了望围裙上沾满血污的男人，心想着这或许是个机会。

“成，但你要带几个徒弟出师。”老王痛快一把，用手拍了拍年轻人的肩。“怎么说咱们也有一段缘，你也算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要是愿意可以叫我一声叔。”

“叔说得这是哪里话啊，我这还要感谢您给了我这份工作呢。”这比想象的还要快，崇应彪想到自己说要南下这回事老王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不过按照他的预想或许还要再迟几天。想不到人这么爽快。

“既然叫了我一声叔，我这个做叔咋能不帮侄儿呢。你那本金够不？叔资助你点？”

“叔都这么说了，我哪有拒绝的道理。不过这可不能白要！算您入股，成不！”

两人一个有心一个存念，倒是聊得宾主尽欢。

抱着这个心思的老王结工资更是爽快，在崇应彪提出要带自家弟弟过来时更是满口答应。想着哥哥这副模样，弟弟估计也是个拔尖。

崇应彪带殷郊过来时已提前嘱咐，就让他待着那个干净地方等他。还给他准备了把小板凳，说有时就叫他。不过，屠宰场的味道想想也知道，哪怕崇应彪尽量安排到上风的位置，还是相当大。

“难闻吗？”他有些心疼地揉了揉殷郊的耳朵。

殷郊摇了摇头，坐在小凳子上昂着头冲他笑着说：“一点都不难闻，我就在这等彪子。我可乖了，不会添麻烦的。”这话可真是把崇应彪的心戳得一塌糊涂。他向四周望着想找点打发时间的东西，或者能消点味的东西。很遗憾都没有。

不远处只有老王故意在那转悠着，他为了装面子还带着一本厚厚的传记。就想着过来认识一下这个弟弟。果然崇应彪见了哪有不打招呼的道理。在殷郊耳边低语几句，带着人找到老王向他打招呼。

崇应彪的弟弟看起来和他不太像，不过长得倒是一等一。老王心里想着，面上和和气气地

和人打着招呼。为此他还专门将书夹到咯吱窝想和人握手。

“《薛丁山征西》”

“什么？”两人都一头雾水不知道殷郊在说什么，只见他指了指老王夹着的书，说那个是《薛丁山征西》。老王虽觉得自己不是个文盲，也认几个字但那仅限于自己的名字和算得那点钱。多了，也无可奈何。崇应彪则是家中有个父亲教书，但他和崇候虎的关系想想也知道啥样子，也就勉强脱离扫盲行列。不过他对于殷郊会认字这件事当真一点都不知。

“小兄弟原来还是个文化人啊，王叔就喜欢看这些东西陶冶情操。哈哈哈”

“我也是！但，但，是谁不让我看？忘了。”殷郊脑中总记得有人不让他看这种小说，说他玩物丧志。但是谁却毫无印象，他的脸皱作一团，下意识看向最信任的人。

“忘了就不想了。”崇应彪把人搂在怀里，轻声细语道。殷郊信任地点点头，不去纠结那些了。他是不纠结了有人开始多想了。崇应彪搭在肩膀的手暗暗使劲，之前他没有去多想还以为殷郊是因为傻所以被抛弃的。现在看来哪有那么简单。莫名的不对劲，直接让他要加快步伐。

道了声别，崇应彪让老王照看着点便去工作了。殷郊这边兴高采烈地和老王讲着薛丁山如何封为平辽王又经历了多少险阻。这可把老王听入了迷，拿着书就让殷郊给他讲。还说这是他托人买的畅销书，要小心一点。

殷郊也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连比带划地开始讲述。老王听得那是如痴如醉，崇应彪干完活带人走时都恋恋不舍地扒着人。嘴里说着让小兄弟明几个再来，他明天带点吃头配上。殷郊也是眼睛发亮忙不迭地答应。

“你家以前在哪？”路上，崇应彪没忍住问出了声。

“是白色的房子里。白色的被子，白色的床单什么都是白色的。”殷郊努力回想了一下，只有零散的一些记忆，这让他头疼不已。

“不想想了，头好疼。反正现在是在彪子这里，你在哪我就在哪。”

“好。”崇应彪见殷郊难受也不愿多问，十指紧扣借此汲取一些温暖。没事，他们就快离开这里了。他们会远走，会逃离父母，逃离村庄，逃离所有。会去任何地方，任何两人相伴的地方。

回去的路很长，周围是一片被复杂、混乱、喧嚣和寂静重重包围的荒野。之前崇应彪一个人走时只注意到前方狭小的路，两人相伴倒让他对这条路多了些赞美。

“我要是记不住回家的路怎么办？”

“怕什么，有我带你”

“那要是你也迷路了呢”他怎么可能会迷路？可是回头看见殷郊的表情，崇应彪忽然觉得就这样也挺好。

“那就迷路呗”他挥了挥两人紧扣的手，“你和我，一起迷路。”

郊郊花生日记（二）

花生苗发芽了，我和彪子把它种了下去。等到中秋就可以吃啦，但那要好久。

而且彪子说再过几天就要去做火车了，只能拜托娘帮我照顾了。

今天彪子好像不是很高兴，他沉着一张脸好难看，像二婶家那只皱巴巴的小狗。还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答案有那么重要吗。不过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会陪着他。

叮叮叮——

一双秀窄修长的手接过电话，在听到那头的声音时指甲猛然发力扣住听筒，随即缓缓松手。

“喂，您好。好的，好的，西北是吗？谢谢您了，还麻烦您再查查。”

Chapter 5

伴随着鸣笛声，火车轰隆驶过带起一阵风。一辆香槟色的普通别克被“停”的红色禁止牌挡下，车窗缓慢摇下一张白皙清丽的脸显露，其眉梢眼角藏着愁容但依旧掩盖不了温柔的本质。轨道像把绿皮吸进了腹腔一般，迟迟不放。女子等得有些焦急，搁个几秒就要看一下手表。

“女同志，您放心。这里我熟悉得很！什么村什么镇什么时候建立的我都知道。您就放心吧！”司机趁着等待时，和女子搭了几句。司机原本经营着一家小味精公司，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传给了二儿子。二儿子有本事，娶得媳妇也在市政府。那天突然回家说是让父亲去当几天司机。他见儿子面色凝重，又说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只好满嘴应下。

“真是谢谢您了。同志能问一下您大概还需要多久吗？”说话的是坐在副驾驶年轻男子。身体看起来很壮硕，一直护在女子身后像是保镖。

“我自然是相信您的。小魏不用问了，等火车过了这位同志自然会把我们送到。早一些晚一些也无妨，安全最重要。”女子柔柔地回道。

“是，夫人。”小魏应承道。

司机很是识趣，见女人心情不妙也没有在开口，老老实实等着栏杆升起。

“拐子在牢里交代了人就在崇家。就快见面了……”女子望着窗外，等待着时间的怜悯。

滴滴滴——车启动了

崇家，崇氏打扫着鸡棚，把鸡昨天下的几个蛋用篮子捡起来。崇候虎在里屋躺在摇椅上看着书，儿子则是出去了。忽然门口传来村长和村支书的声音。他们喊着崇氏、崇候虎甚至崇应鸾的名字。崇候虎给她使了个颜色，崇氏白了他一眼向那走去。

“咋啦咋啦！村长，支书发生啥事了。”人未到声先到。

推开门，入了崇氏眼的是位穿着讲究得体的女士。她看起来就跟他们这些人不一样，就像天上的仙女一样。眉眼间还有些眼熟，或许是长得好的人都是相似的吧。这让崇氏有些羞怯双手向身后抹了抹。

“崇家的，这位是殷郊的母亲。”村长从底下隐隐指了下。

“姜夫人来这里是想问你殷郊的下落。”村支书在后头补充道。

郊郊的母亲？这个消息如同青天白日里的一道惊雷，把崇氏劈晕了。她叫嚷着：“郊郊不是和彪子走了吗？大家都知道啊！你们找我干啥？”

“郊郊走了！去哪了！”得体的人一下子失了态，姜媿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了消息却又与儿子失之交臂。她都不敢相信这段时间自己是怎么度过的，脆弱的神经摇摇欲坠。

“就是走了啊？前天的火车，走得时候大包小包的东西。咋地了，村长老花了？这都看不见。”崇氏冷哼一声，她就猜到这些人没好事。

“崇家的，我们这不是确认一下嘛。你是不知道咱们村出了拐子，丧天良的把人家孩子拐过来了。这不是人家找上门了吗？怎么说也要有个交代。”

火一下直冲脑门，这话的意思她就是那个拐子？是她把人拐走的，现在追究责任了就把她推出来。

“说谁呢。我要是拐子天打五雷轰！我们家祖祖辈辈就没有干这种事的人。是那个谁说要介绍个闺女给我，然后就把郊郊扔在我们家跑路的。我倒是想把人还回去，谁给我机会了！尤其是郊郊还是个傻子，刚来的时候洋芋苗和草都分不清。还以为是被人遗弃的呢，穿得也是破破烂烂。大冷天连件厚衣服也没有，是我把儿子之前的衣服改了给郊郊的。我倒是想问问这个母亲是怎么做的。自己的疏忽怪到我头上了！”

“你别太过分了！”姜媿身体有些摇摆，小魏忙地扶住，大声道。他还想继续说，却被姜媿的手拦下了。

“是我的疏忽。谢谢您这些天的照顾。能告诉我郊郊和那个叫彪子的人去了哪吗？小魏。”姜媿让小魏从怀里掏出了个本子，在上面记下来自己的电话。“这个您收着，我现在身上没带多少钱，之后您可以打电话找我。我和我先生都会感谢您的。”

没有臆想中的咄咄逼人，这让崇氏莫名地有些难受，气势都矮了一截。她将手在背后蹉跎了一阵，抽走了那张纸条。“本来的事。郊郊和彪子去南方做生意了。具体去哪彪子没告诉我们，但听郊郊说那有好吃的熏鸡和蜜柑要带给我。”

姜媿想到了，她要打给文焕，她要去温州。

温州一处出租屋，不锈钢盘子内摆着吃剩无几的熏鸡，而且盘子内的肉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好吃吗？”崇应彪将清点了几遍的钱捆好放进黑色小皮包，看殷郊吃得香顺嘴问了一句。

“好吃！等咱们回去给娘也带一些。”

回去？听到这话崇应彪没有吭声，他自然是不想回去的。来到这里仅仅两月，不过是做些倒卖衣物的小生意便已将本金翻了三番，还是在刨去吃穿用的前提下。那里黄土一片合这自然是比不得的。更可况，他对那里毫无留念。

“对了！你那阵不在的时候我帮了旁边嬢嬢的一个忙。她给了我这个！”吃得满嘴流油的殷郊没有注意崇应彪的默不作声。反而兴高采烈地分享着自己看摊时的收获。那是一个平安福，粉布红线，底下挂着几颗桃木小珠，在殷郊手里摇摇晃晃。

“你帮了人家什么忙，怎么会送你这个？前两天不是还和人吵了一架吗，怎么想起帮她了。”崇应彪接过平安福，拨弄了两下说道。崇应彪租的摊位旁边有位大娘，她卖的是鞋袜一类。上个月因为两家进货摆放占位的问题吵了一架。其实崇应彪觉得没有必要吵架，私下给人教训的法子多了去了。可是殷郊护在他身前脸被气得通红也说不出几句的样子又让他觉得有趣。连带着另一位罪魁祸首都忘了。

“有个红发褐眼外国人想要买皮鞋，嬢嬢听不懂我帮她翻译了！其实她还送了我点自家做得桂花糕，不过被我吃掉了。不是没给你留！是就两块，然后嬢嬢又一直喊着我吃掉……她说我有文化，问我是不是去留过洋。我忘了，也不知道自己留没留过。对了！嬢嬢还告诉我过两天庙会在那里开，我们一起去吧！”

平安福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小，直到平静。

“没事，我也不爱吃甜的你吃吧。”避重就轻，挑了个最无关紧要的回应。仿佛这样就能将它掩盖。

“那等休息了，我们一起去逛庙会吧！”殷郊突然将头伸到崇应彪面前，头顶的卷毛一晃一晃，晃得人心烦。

崇应彪将手盖在他头上，起身走向卧室。“忙着呢，别烦。”

身后的殷郊冲人皱了皱鼻子，心中开始计划要去庙会做什么了。

崇应彪还是来了庙会。他越发觉得殷郊像个小孩，还是小孩中最傻的，傻得冒泡的那种。人就在他前面，向各个摊子挥洒着他们的血汗钱。身后的崇应彪脸上一幅蛤蟆镜，身上一套小皮衣。天都热了，皮衣却还是脱不下。如果忽略他手里的玉米棒桃花酥那些零嘴，确实称得上潮人。

“听说这里的庙比较灵，都是给家里人求个祝福。”领头的人像是突然想起来他的同伴，掉过头说道。意思明了，就是我也要去了。

行吧，凑热闹就凑热闹。殷郊跟着人群涌动的方向冲，拍后面的崇应彪被挤掉手牢牢地抓着他。外面人多，庙内人也不少。都是老少儿童和妇女，看样子不是来求身体健康就是学业。

崇应彪跟在殷郊身后付了些香火钱，双手接过递过来的香。

他一向不爱拜这些，如果非要拜他还是喜欢拜财神爷。他们那也有庙会，小时候崇应彪常见村里的女人们拉着孩子丈夫或父母去拜。一个个原本泼辣的性子，到了那都收敛了起来，虔诚地跪在下面。看得崇应彪不禁疑惑，那好似真有什么神仙法术。曾经他也学着那些人的模样跪在下面，心中却是空荡一片。不知该许什么愿，也不知该祈求什么。到了还愿的日子，大家蜂拥而至，应了愿的一个劲儿说着显灵，没应的依旧在祈求。只有他冷眼旁看。也是，连愿都没许何来还愿之说。

崇应彪将香点燃插在香炉，被殷郊呼唤着跪在黄腾腾地垫子上。仍不知许什么愿，他睁眼偷偷看了眼殷郊。见他眼睛紧闭，双手合十很是虔诚的样子。刹那间，他好像有了所求。抬头看了眼供台上的相，心中默念。

他想，他会来还愿。

郊郊花生日记（三）

花生苗才长了那么点，我们就要走了。回来后它会长成什么样？会很高吗？还是会结好多好多果！

到了地方感觉也没什么新奇的，好像之前来过。不过路上有个人穿得衣服好漂亮，鞋子也好漂亮。我盯他好久，彪子突然打了我一下说他以后也买给我。我才不要呢，我有好多衣服。那是给彪子看的，他穿那个一定很漂亮，比他还要漂亮好多好多倍。但他打了我，才不要给他说。

郊郊花生日记（四）

我好像真来过这里，好熟悉。是谁带我来的，忘了。

突然发现我能听懂那些外国人说话。不过彪子一点也不惊讶，他也能听懂吗？

他听不懂……我悄悄骂他，他都没有反应。

等回去我就可以和花生说他坏话了，反正他也听不懂。

郊郊花生日记（五）

之前帮的那个外国人找来了，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说什么我表弟怎么怎么样？说一切都处理好了，说让我和他们回去。他究竟在说什么啊？我把他骂走了，他一定认错人了。

还好彪子听不懂，还是去逛庙会吧。

我想我的花生苗了，它一定长了很高很高。

Chapter 6

郊郊花生日记（六）

今天我陪彪子去进货，还是往常的量但他犹豫了好久。虽然两批面上看着差不多，但质量是不一样的啊。

那边的人太多了，彪子也想凑热闹。

我不喜欢那种热闹拉住了他。彪子居然瞪我！不过他的眼珠好黑，就像我最爱吃的那款巧克力，一点也不可怕。

最后我们还是进了往常的货！开心！我蹦蹦跳跳跟在他身后。他回头看我，也学着我的样子跳。讨厌！

“做人不可以那样哦。”

崇应彪躺在床上，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凝视着殷郊，脑中又想起他所说的话。殷郊早已熟睡，长长的睫毛偶尔随着眼珠的动作抖动，貌似做了梦。不知道是会是什么样梦，会有他吗？会重现他妄想以次充好的场景吗？

钱是王八蛋，崇应彪暗骂一句。他有些急了，或许是近日赚的不如前些日子多，或许是客源被抢走又或许是殷郊。他伸出手，手掌虚盖住殷郊的头。转念又觉不对，用手背蹭过熟睡之人的脸。温热软绵的触感哪怕是不敏锐的手背也能轻易感受。暖烘烘的，像化在手中的小太阳。手虚抓了一把空气，恍然惊醒。崇应彪的身体僵直，过了许久才软化，起身将殷郊滑落到腰边的被子拉到胸前。

“还是傻点好。”

说完像是放下心中的巨石，崇应彪倒头便着。而黑夜中那长长的睫毛开始颤抖。

郊郊花生日记（七）

客人越来越少了，都说我们家卖得贵。彪子有点烦躁，说是想去做钢筋生意。但那除了钱外还需要人。

我们赚的钱够多了，可以回家种好多好多花生还能把院子变大再变大。

钱够用就好，不是吗？

勉强持平。崇应彪将手中的笔按得啪啪作响。计划被打乱了，果然不能抱有太大期望。现在攒的钱还不够，去贷款也不够格。哪怕现在回去找之前的兄弟开家店钱都不够，更不用提组建筑队谈钢材生意了。不够不够不够！

郊郊花生日记（八）

好起来了！那边的质量有问题，闹哄哄地全都叫嚷着退货。我们这里是好的！

人多起来了，彪子会开心的吧。他还是看起来很烦。

那个人又来了，还是不要让他知道为好。他已经够烦了。

TMD，算过了！那群傻逼赚的比我多。又没打算长久干下去，为什么不做一锤子买卖。那些人又来找殷郊了，烦死了。他都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来找他！

殷郊……他为什么不和我说。也是，跟我只能过这样的日子。他接触的人多了也就不需要我了。

殷郊花生日记（九）

对面雇的泼皮无赖非说我们质量有问题。

打架了。

他们人多彪子被打了好几拳。我使了暗劲还回去，还掀翻了好几个人。所以我也动手了，他在警察那说什么都没用了。

彪子是个笨蛋。

“说了多少次动手的只有我，耳朵聋了？你瞅瞅他那样，还是个傻子，他能打架？关他干什么！”

“只是拘留做笔录，麻烦你配合一下。”面对拒不配合的崇应彪，李警官这边也是相当难办。皱着眉，盯着对面狂野做派的某人和乖乖在另一边一问三不知张口就是他们欺负自己和彪子的傻子。民警感觉头都大了，尤其是那个小傻子长得不错嘴巴还甜，已经有一半同志倒戈了。剩下的一半也就是他，将信将疑。虽说是傻子，嘴里说的可没有一点对自己的不利之处。双方都动手了，应该定性为互殴。可他又说是崇应彪见他被欺负才忍不住反击的。见义勇为？口供上对面确实骂了殷郊，还动手推搡了几下。但是谁先动的手？

“哥哥，他们好坏！我们家的东西才没有问题呢，他们上来就掀摊子。彪子给我买的饼干都被他们踩碎了。我说让他们赔，他们就推我。彪子来扶我，他们又打他！好坏！太坏了！彪子明明是来帮我的，他们还骂我傻子。说傻子还来卖衣服。我不可以卖衣服吗？为什么呀，是有规定吗？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规定了不可以的话我就不去了。”说到这殷郊委屈的低下了脑袋，似乎是在懊悔自己的所做所为。

“他奶奶个腿！”崇应彪想要继续说。殷郊突然抬起了头，“彪子，不可以骂人啊！”

“所以是对方先辱骂并动手打了你们。还有殷郊同志不用担心，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你赚的钱合理合法，相反他们辱骂……辱骂你才不对。”殷郊面前的小民警安慰起了人。

“这样吗，谢谢你了。”对于暖心的民警，殷郊还了一个微笑。任谁来看都是小傻子可怜又可爱。

“那边的笔录出来了，他们承认确实辱骂推搡了殷郊。但对于他们和崇应彪谁先动手的口供不一。一个说当时太混乱忘了。一个说崇应彪动手，还有一个说殷郊先动手。”棕色的门后出来了一个人，贴在李警官耳边说道。旁边审讯殷郊的民警想要在李警官这里说什么，一张嘴就被制止了。

“等等吧。”李警官看了眼正在心疼地给崇应彪吹伤口的殷郊，他像是察觉到了李警官冲这边扬起了个无害的笑。

“再问问，对面要还这幅说辞。就当见义勇为吧。”

棕色的门又合住了。殷郊依旧摸着崇应彪脸上的淤青，问着疼不疼啊。崇应彪将殷郊的手握住揉了揉他的头发，相当潇洒地说早就不疼了。这可把李警官逗笑了。

“你们这兄弟关系还挺好啊？”

“我就这一个弟弟，还是个笨蛋。”崇应彪这回倒是老实回道。殷郊正想反驳就被急切地推门声打断。

“李警官！姜家来保释殷郊！”顿了一下后突然想到补充说，“还有崇应彪。”

殷郊花生日记（十）

那件白色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害怕。他们都没有来，或许是对我失望了。所以后来我会选择逃出去吧，不过运气不太好，脑子糊涂时遇到了拐子。运气也算好，遇到了还不错的人。

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需要他。

那天的自行车好快。

Chapter 7

姜文焕穿着黑色长大衣，手紧张地背在后面等待着里面的人出来。在接到姑姑消息后，他便在这里布了网，将殷郊常去的，最有可能去的店都安排了人盯着。这里算是他的大本营，之前做生意的时候殷郊来这里找过他，他知道自己这个表哥的偏好。可惜三四个多月过去了，天由热转凉都未见人踪影。后来还是一个曾经在商会上有一面之缘的外国商人询问他才知道殷郊在那里。

已经通知了姑姑，明天她和姑父就到。现在当务之急是将表哥接回去。里面的门终于开了，姜文焕眼睛一亮迎上前。

“表哥。”

面对的却是另一张陌生的面孔。崇应彪挡在殷郊身前，歪着头斜斜大的站姿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不正经。但就是牢牢地挡在殷郊身前。

“认错人了吧，我怎么不记得我还有个表弟。”

姜文焕眉头皱起个川字，拨过挡在身前的人。向后面的殷郊柔声细语道：“表哥，你还记得我吗？姑姑说你的记忆退化到小时候了。我是那个跟在你屁股后面玩骑马打仗的姜文焕，你的表弟。”

崇应彪站在一旁斜眼看着，姜文焕不断地说着话企图唤醒一些殷郊的记忆。可那个人就是无动于衷地低着头一言不发。袖口被一只手攀了上来，“我想回去了。”

这回崇应彪没有在冷眼旁观，将胳膊挡在姜文焕面前。“喂，你没听见他想回去了。让开。”

姜文焕还想在说些什么，但看到殷郊的样子又说不出。待人快离开时，“表哥，明天姑姑姑父就会来。”

殷郊的身影一僵，攥住崇应彪的袖口变紧。拉着人又加快了步伐。

他们的家还是那么小，小到殷郊突然不知坐哪。后脑勺就在这时被盖了一只手，“发什么呆，洗个澡去睡吧。”

“彪子。我喜欢这里，我喜欢你。”殷郊突如其来的表白让崇应彪近日的烦躁扫荡无存。像是终于等到审判日的犯人，安心地接受他的结局。满肚子的疑问也不愿再去探究。殷郊记不得姜文焕与否没关系，明天会怎样也没关系，反正今天这个小傻子喜欢他。

“你想见他们吗？不想就逃，我带着你逃。大不了从头再来。”

逃？真是个陌生的词。殷郊的前十几年从未有过这种想法，但在此刻却像是被说出所渴望的心情。

“我们去赶火车，走夜路。先逃过今天再说，那小子楼下安排的几个人不足为惧。咱们从后窗走。”

“我有点累了，想睡觉。而且咱们为什么要逃啊，我还要留在这里陪你做生意呢。”殷郊下定了决心，拉着人卖个笑。“等将来做大做强就回去买个房子，要带院子的，我要在那里种我的花生。”

崇应彪盯着人不说话，那目光像外科医生的刀将殷郊的肌肤灼痛流血。

“好。”

第二天，两人起来还是照常将货堆到三轮车上，三轮车沿着马路行驶殷郊坐在后面吃着早餐，时不时向前投喂两口。前面似乎说了什么，逗得他眉眼弯弯。不远处的对面路边停了一辆车，里面似乎传出抽咽声。询问，真的要这样吗？另一道男声轻声安抚着，说，这都是为了他好。

中午人不太多，崇应彪问好殷郊的口味后便出来买饭。饭刚提到手上就被一位女子拦了下来，“您好，我是殷郊的妈妈。”

姜夫人约了一个餐厅的包厢，里面的大圆桌上满了菜，茶水酒品一应俱全，旁边还站着几个服务生。姜夫人让服务生关上门下去，又招呼着崇应彪坐下来，言辞很亲切。

崇应彪一路上都提着买的白盒饭，到了包厢时才突然发觉盒饭变凉了。

“小同志，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可以自在一些。”姜夫人像是发现崇应彪的窘迫，开口道。

“您找我是为了殷郊。”

“是，郊郊是被拐才到了你们家。非常感谢这些时日你对郊郊的照顾。”

“您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直接说。”崇应彪打断了接下来的话。

姜夫人有些面色为难，继续道。“我先生他是一位军官。郊郊很崇拜他父亲，从小的梦想就是继承他父亲的衣钵。年纪稍长一些便上了军校，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在军校成绩好，人缘也好。如果没有出事的话，他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崇应彪心中一跳，他猜出殷郊是发生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但真要听姜夫人讲时，还是忍不住攥紧拳头。

“那天他休假结束，晚上要回军校。但在常走的那条路上碰见有人意图不轨，于是就冲了上去。那个人手里拿了武器，他要护着受害者又要压着人，一不小心下手重了些。那个人和我们家也算有些渊源，早些年前就有矛盾。他家里人去告了郊郊，之后郊郊便被军校开除了。军校的事也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郊郊是见义勇为，只要受害者愿意作证只要他父亲说两句话！”

“没有人出来作证。”崇应彪冷冷的说道。

“那个小姑娘当时被威胁了，郊郊不愿意麻烦他父亲。觉得都是自己的错，认为自己给父亲丢脸。我先生是个严肃的人，平日里对他要求也高。”

“那他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之后我去起诉了。想着哪怕什么都不要也要还他一个清白，而那个受害人也终于松口答应作证。但就上庭前几天被围堵，我出来时带了保镖可对方人太多了。郊郊为了护我头上被打了好几棍，醒来后心智便退化到了八九岁。医生说，大脑的保护机制让他退化了安全感最强的年纪。时间一长，曾经受过的创伤恢复了便能正常。”

“后来呢，那些人呢。”

“判了，那家人也被免职。军校恢复了郊郊的学籍，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继续上。”姜夫人眼中水光闪闪。

“您找我是想说什么？”崇应彪又扯会了话题。

似乎很难为情，姜夫人抿了抿唇。“我想让郊郊回去。这毕竟是他从小的梦想，如果可以，我希望他恢复后可以继续上学。至于这里，你放心。你家人那里，包括这里的生意我都会安排人照料。如果你愿意和我们回去，我也可以介绍给你一些生意。听说你想做一些钢材生意，我家里人有一些门路。”

崇应彪没有说话，不赞同也不反对。

姜夫人见状又补充道：“郊郊很喜欢你。我们都看得出来，听你娘说那时开玩笑把让他当你媳妇。小时候郊郊就是个较真的人，估计当真了。小孩子的喜欢嘛，就像六月的天。不过我猜等他恢复了也会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崇应彪转头看向姜夫人，他的目光似乎让姜夫人难以忍受。但还是继续说道：“抱歉。可郊郊和殷郊他们是有差别的。你喜欢郊郊，郊郊也喜欢你。可是殷郊呢？”

这边的崇应彪离开后不久，殷寿就找了过来。殷郊见到来人呆住了几秒，随后顺着父亲两人找了个寂静的地方。

“既然恢复了就回去。”

殷郊平静地说，“不回。”

“你是我的儿子。”

“也只是你的儿子。”

“回去继续上学。”殷寿没有搭理儿子的言外之意，依旧安排着他的路。

“不回。”

“不回？你是要陪他过日子。”

“是。”殷郊坚定地点点头。

“再说一次。”

“是。”

殷寿挥手给了殷郊一巴掌，殷郊的脸偏过去，回头盯着那张从小敬怕的脸，说道：“是。”

又是一巴掌，依旧倔强的回头。

“我以为上次过后您就放弃我了。”

“怨我。”

“没有，只是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怎么让我丢脸。”

殷郊一怔，他看着父亲，表情有些奇怪。“对，我觉得做一个同性恋。”喉咙干涩，润了润嗓子后继续道，“比杀人未遂的杀人犯更让你丢脸。”

啪——殷郊的脸甩了过去。他偏过来昂着头说：“您打够了吗？要是不解气可以多打几下。我赶时间，还要回去卖衣服。”

甩袖而去，不欢而散。

脸上的红肿短时间无法消，殷郊去药店买了点药自己处理了一下。又在外边待了许久，脸依旧滚烫的要命。最后没办法只好买个口罩遮住。他回去的时候，崇应彪已经在摊子上忙乎了，似乎没有见到他。殷郊小跑过去帮忙，虽不说话但崇应彪还是给他留个半个身位。

殷郊一直带着口罩，惹得客人和旁边摊位的嬢嬢都问了好几遍。只好说自己刚才出去后吹了些风，有些感冒了来搪塞。

“真的嘞！隔着口罩都能看见脸红。小同志早些回去休息吧，钱是赚不完的。”旁边的嬢嬢叫嚷到，崇应彪偷偷瞥了一眼。说了句回吧，卖得差不多了。

殷郊瞧着已经在收拾摊位的崇应彪默默咽下口中的话。说实话，他现在有些不知所措。父亲来找他，自然也会派人去找崇应彪。那他知道多少，知道自己之前在装傻吗？

“走了。”

殷郊坐在三轮车后，怀里抱着剩下的货，低着头看不清什么神色。

“难受吗？”前面骑着车崇应彪开口打破僵局。

想到崇应彪把自己随便扯得瞎话当了真，殷郊就有些不知怎么开口。“不难受。”

到家后，崇应彪先去厨房烧了壶水，把感冒药找了出来。然后就在厨房守着水，伴随着烧水声他突然开了口。

“今天你妈妈来找我了还请我吃了顿饭，贵的饭就是不一样哈。你不挑食的那劲真看不出来以前还是个小少爷呢。她和你很像，很漂亮。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不过她说你迟早会想起来的。我估计他们也去找你了应该还说了些什么。我猜是过去那些事，就当个故事听听算了。过去都过去了。明天，明天你就和他们回去吧。当了这么久小傻子也当够了。”

听到最后殷郊有些急了，声调也拔高。“你在赶我走，我不走！我才不走！”

他这一叫嚷，崇应彪也拨了火。“你留在这里干什么？继续过这种日子？”

“过就过，这种日子有什么不好。”

“不好！我恨透了这种日子。我恨透了没钱的日子。她答应我只要把送你回去就给我牵线，之前想做钢筋生意也有了苗头，除此之外还会有一大笔钱。几乎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我为什么要放弃。别说我了，光是之前照顾你几天的，我的那个后娘也有一笔钱。你说你值不值钱。”崇应彪说得相当戏谑，好似真让他撞到天大的好运。

“你昨天还不是这样说的。昨天还说要和我在一起。”殷郊不知道妈妈和崇应彪说了什么，怎么这么突然。明明他都决定好了。

“哄你玩的。”崇应彪的语气平静又淡漠，头却不敢偏向这里一点。依旧盯着哪壶未开水。“就像你嘴里的喜欢的一样，随口说着玩的。”

“可我就是喜欢你。”殷郊的这句话与灶台上水壶开了的尖叫声叠在一起。崇应彪如同没听见一般，将盖子打开了火。

为什么？崇应彪想不明白郊郊喜欢他什么，更想不出恢复记忆后的殷郊会喜欢他什么。

可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本就不需要理由。喜欢也是如此，它无法用精准的语言，巧妙的词句

来表达。殷郊就是喜欢他。

哪怕他拽着殷郊的衣领拼命摇晃，你喜欢我什么？究竟喜欢我哪一点？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喜欢？

殷郊也只会握住他的手说一句喜欢。

毫无价值，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让崇应彪心神震荡。转头又想起来，哦！他是傻子。他不懂喜欢，他不明白。

何其傲慢。

崇应彪装作无事的样子倒好了水，带着感冒药递给殷郊。见人还带着口罩，将杯子往旁边一放随手去扯他面上的口罩。

下面红肿的脸瞬间显露无疑。暴怒压过所有情绪占领了崇应彪的身体。

“谁打了你。”他压着火，肌肉紧绷，一字一字从牙里挤出。

“说话！谁打的你！”

殷郊没有回话，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见人暴躁又心疼的模样，心下安稳不少。没错，彪子还是彪子。勾着脖子便吻了上去。

可没过两秒便被推开。

对上崇应彪那张震惊又手足无措的样子，他觉得是自己想茬了。

“抱歉，我今晚就会离开。”

殷郊花生日记（十一）

花生就快熟了。

Chapter 8

预警：OOC！

崇应彪怔在那里，心乱如麻。他低头看着自己刚推搡殷郊的那只手，不知怎会变成这样。眼一闭就是殷郊眼中衔着泪的模样。回想着唇上的触感，拳头狠锤到茶几，乒铃乓啷东西洒落一地。刚拿出来的药盒也滚到崇应彪脚步，愈加烦躁。他想姜夫人说对了一半，郊郊真把自己当成了男媳，但自己喜欢殷郊这回事是无稽之谈。

可他不知道自己烦个什么劲儿。自己对殷郊称得上仁至义尽，说是有求必应也不足为过。当初虽说是男媳但也没动殷郊一根手指。现在好了，拨的云开见月明。钱殷家也会给，人脉也会给，生意也会给。他还能甩手一个麻烦，殷郊将来恢复了记忆没准还会感激他。前途称得上一片光明。现在和这个小傻子搞在一起算什么？图什么？他做的没错，唯有，唯有推搡那下有些重了。不知他现在有没有和家人团聚，不知是谁打了他，他家里人有没有替他出气。

等等！该死！崇应彪骂着自己，殷郊他是个傻子，大半夜的又能跑去哪里！拽起外套往外冲，冲动的脚步最终门口停下了。殷郊缩在门口，哭得惨兮兮的。因为一直憋着声哭，脸都憋红了一片，眼和鼻头也红了一片。配上被打得红肿的右脸，可怜极了。从殷郊跟着他后，崇应彪就没有见过他这幅模样，尤其自己还是罪魁祸首，一时之间心里酸胀的不知如何是好，觉得还不如直接给他一刀来得痛快。

最后还是把人领回了家里。殷郊平躺在崇应彪腿上，任由人用冷毛巾给他敷脸。

“今天谁打得你，我去给你出气。”

殷郊侧了个身。

“不想跟我说算了，记得和你爸妈说。别犯傻，委屈可不能白受。”

殷郊将侧着身，瞪着眼睛想把眼眶中的泪憋回去。可泪水就是不听话，硬生生地滑过眼角。他想这算什么委屈，有什么可哭的，当初被人指着鼻子骂杀人犯可都没有哭。

“还是不想说话。平时不是挺大方的嘛，现在又小气了。不就是和家人回去嘛，这有什么好气的。你就是没记起来。不然等你想起来巴不得走呢。你今天应该和我去见你妈妈。又温柔又漂亮还大方，那一桌子菜就我们两个人吃，还剩了一堆。我买的盒饭没派上用场，款款提回来了。”崇应彪难得多话，透着一副讨好的意味，他换着手里的毛巾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殷郊的神色。是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哄都不知怎么哄。

“娘说的什么当媳妇都是开玩笑的，她骗人的。你妈妈说，你之前喜欢女孩还有一堆青梅竹马。想不到你个小傻子福气还挺大。”崇应彪也不知道自己在编什么瞎话，有的没的乱说一气。可殷郊就是默不作声，看都不看他一眼。

“我没吃。”沙哑的声音拂过耳边，崇应彪没反应过来。

“什么？”

“我今天没吃饭。想吃盒饭。”不仅是沙哑了，加了丝哽咽。

崇应彪冷敷的手停了下来，像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摇了摇头，脑中浮现姜夫人的脸。或许只是意外。

“我去给你热，拿着自己先敷一会儿。”

毛巾盖在脸上，逐渐变得温热。这是殷郊第一次切实感觉到后遗症，他好像真变成小孩了。受了委屈见到亲密的人就忍不住掉眼泪，之前能忍受的委屈瞬间变得比天都大。可他不是小孩。

吃了饭再走吧，最后吃一顿。

两盒饭殷郊吃得干干净净。吃完后对崇应彪说想回家了。心愿满足的人应该高兴才对，可崇应彪却神差鬼使地拉住了人的手，“要真不愿意，我就带你走。我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你又在哄我玩。别开这种玩笑了，我会误会。”殷郊低头盯着饭盒，像是上面有什么奇珠异宝一样。

“刚才，我，刚才……”崇应彪也觉得自己有病。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半晌过后放开了手。疲惫，说不出的疲惫。莫名其妙，前后不一的行为连他自己都看不透。

崇应彪想要钱，最爱的是钱，填不满的欲望里面也全是它。他觉得自己之前的不正常是因生意被抢走了，后来生意恢复些许又遇到了烂事。所以自己才如此古怪。

那个夜晚，一夜无眠。两人背靠背，一个望着天一个看着地，度过了最后一晚。

来接殷郊的是姜夫人和姜文焕。他们亲热的聚在一起说着体己话。姜夫人一个劲儿的摸着殷郊的头，说回来就好。姜文焕见缝插针说着什么表哥骗我这类的话。崇应彪躲在一旁，没看见殷郊最后望向他的眼神。

殷郊走了，就像一炷香烧完了。只有剩下的香灰才能看出他曾经的来访。

崇应彪的生意没有变，还是卖着货。不过他想等这批货卖完了就不卖了。姜夫人递给了一张支票，还有几个电话号码。他把它们收了起来，没有动。

之前两人租的是只有一件卧室的小房子，每次睡觉时崇应彪都觉得挤挤达达，现在走了一个人又觉得空荡。有时夜里点灯清点，他总会莫名其妙喊一声殷郊。待转过头，才发觉人早走了。渐渐的他不愿意回那栋小房子，失去了归属感房子也不过只是房子。

崇应彪决定回老家，把屠宰场老王的钱还了，他那里还有几个兄弟。可以先从跑工程做起，身上的钱勉强够跑一场。家里和他走的时候没有区别，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长势不错。看得出有人精心打理过。

突然想起殷郊常常挂在嘴边的花生苗，崇应彪放下行李就去圈的地看。空荡荡的一片，好像从来没有种过。不对，他陪着殷郊亲自种下去的。难不成熟了，已经拔掉了？

“回来了。”崇氏照常去打理崇应彪的那个院，远远地就看见崇应彪站在院子里。心中纠结一番，照常打了招呼。

“这里种的花生呢？”

“早死了，当初种的时候你也没看，有些根都泡烂了。郊郊拜托我来照顾了没几天就不行了。”

崇氏说完见崇应彪怔在原地，又昂着头补充道：“提前给你说一声，郊郊他妈给的钱我可没要。别赖上我。先不说我才照顾几日，怎么说他也叫我一声娘。”

崇氏见崇应彪没有反应，继续问：“你和郊郊他们还有联系吗。我想谢谢他们家给我找的工作，还有之后我准备和你爹离婚。准备搬走，这个院子你找其他人帮你照顾吧。”

她说完走得干干净净，崇应彪却心神跌宕到恶心。怎么就死了，那么容易活的作物怎么就死了？什么都没给他剩下。

他又想起殷郊刚到崇家时，那时他在外面作工。从村里到镇上有不远的距离，骑自行车也要个把小时。但家里唯一的那辆自行车是崇应鸾的。说来也是可笑，明明他才是崇候虎的亲身儿子，到头来却比不上一个后娘带来的孩子。可这么多年习惯了，双腿还是要比轮子慢一些。从镇上走回来便见以往漆黑一片的家中亮起了灯，屋内隐约还传来些许争吵。

进屋后才发现家中多了位陌生人。陌生人挨在墙角坐着小板凳缩成一团，对争吵杂乱的环境视若无物。崇应彪的视线落在他的头顶，他也抬了头傻乎乎地冲崇应彪笑。眼里是透明的河流，皓月洒出点点浮光印在河流上，些许是刺眼，崇应彪觉得一阵眩晕。

不过哪怕当时殷郊穿得破破烂烂，崇应彪还是觉得他是被如珠似宝捧大的。要不然哪来小灯泡一样的眼睛。之后家里人为摆脱这个男媳就把他扔到了崇应彪房里。于是每个作工回来的夜晚，他都能见到殷郊在月下等他的模样。傻乎乎地望着天，数着数，说今天数到多少他就回来了。有时回来的晚了，还会冲他耍小性子非要天上的星星。崇应彪没法子，搬来梯子真装作摘星星的模样，虚抓了一个下来给殷郊。

小傻子像是看不出来，兴奋地一个劲儿扒在崇应彪跟前要看星星。看到只有一只手有，又有些委屈地埋在崇应彪肩头问，那你的呢？是啊，他的呢？他的去哪里了。

“是被乌云吞掉了么？那我的星星给你。”小傻子的脑子不知道是怎么长的，比童话还要童话。真以为每个人都有专属保护星，又真以为崇应彪的星星不在了坚持要把自己的送给他。整个人就像一个古怪的分配机器，这个彪子没有分给他，这个彪子也没有再分给他，这这这些全都分给彪子。

崇应彪觉得自己和小傻子待久了，好像也沾染了那份幼稚。“这是我的星星，是你的被乌云吞掉了。”他满意地看到小傻子的哀嚎。却又在收梯子时，被那句“还好是我的。”钉在了原地。他可真大方。什么也没有竟然还这么大方。罢了，以后自己也对他大方一些。不过，大方需要很多钱。真巧，他也准备挣很多钱。

回忆重现的过程伴随着气味，崇应彪好像闻到了殷郊身上那股清香。他四下环顾，找寻气味的源头。找不到，只有丧失理智后的愤恨。屋内的土坎、院子里的枣树、远处的洋芋田、黄沙掩盖的山，都让他胃痛得厉害，想吐却吐不出来。他想通了，他是喜欢殷郊。

可，爱对他而言像是诅咒，在发觉拥有的一瞬间失去。

Chapter 9

三接头牛津皮鞋泛着漆光，在霓虹灯的照耀下缓缓向内走去。身后的车灯闪了两下，手指勾着车钥匙递给等待在车前的门童。

“您好久没来了。”

“确实，有些久。”

国营饭店包厢内，围坐在一群穿着各异年轻人——有的端庄板正、有的洋气时髦、有的讲究雅致。虽说都是年轻人却出奇的缄默，安安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只有几个按不住性子的眼神飘向空着的主位。只剩那个人没来。

“还没来？”靠坐上方的位置发出了小声催促。下方也出现了应和声，更有甚至开始敲着手表。

“没来就等着。等不及了也可以先走，不强求。”左陪终于张了口。他一开口，空气又安静下来。右陪的姜文焕侧头瞥了一眼。“依稀记得这是我给我表哥办的接风局，有邀请那么多人吗？记性不好忘了。”

“表弟的记性还是这么差劲儿。”

话茬儿被接过去，殷郊不急不缓地从门口走到主位，走到姜文焕身边手搭在他肩上环视一周，笑着说：“都是熟人。你看我离开了这么久都还记得。表弟的记性确实变差了。”

姜文焕起身将座位拉开，让殷郊坐下，配合着说：“怪我，在南边待久了。”

左陪也忙起身，作一副亲热派，伸出手说：“殷哥好久不见。听说你回来了，我立刻请了年假赶过来。”殷郊蹙着眉，似乎在思考。将人晾在一边，那只手尴尬地在空中收缩。气氛一度冷凝，过了几瞬后殷郊才握住那只手。

“小李！你瞧瞧我，刚说完脸熟又给忘了。看来变傻的后遗症确实不少，多多担待多多担待。”

左陪呵呵地陪着笑，说着这是哪里话，又招呼着在座的给殷郊介绍。怎么看都是一派亲和老好人做派。

待介绍完，人都坐下了。正篇也开始了。

“殷哥，这回准备调到哪里？”

“是啊，殷哥准备去哪里？不会准备上阵父子兵吧。”

“就说呢，看看太子爷去哪，大家都有个照应。”

“看你们说的，好像这是我家后花园一样。不过……”殷郊眼神定格在小李身上，“当年我要调那个位置有人了。”见人无动于衷气定神闲的模样，殷郊兀地笑开。“开玩笑，这不合程序。准备转行了，当个纨绔子弟不错，跟着我妈那边去做生意也是好法子。”

空气活跃起来，也终于有人动了筷。

接风局后面就变成了吹捧大会，殷郊以前不喜欢这样，总会想法子逃掉或严肃地制止。现在他托着腮，笑着都认了下来。手中的酒杯一晃一晃，有几滴撒到了外面，殷郊接过剩下的一饮而尽。看来他以前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下回再聚哈！”“下回再聚下回再聚。”

“下回再聚！殷哥你们怎么走？都喝酒了开不了吧。”

殷郊笑眼盈盈地瞥了一眼说话的人，他依稀记得这个人以前跟在他身后问东问西的模样。看来，现在换了个人。良禽择木而栖罢了。

“警卫员来接。”

说着车就到了跟前，姜文焕也跟着上了一辆车。方才喝了点，有些上头。殷郊靠在后座闭目养神。

“你和姑父那里……算了，姑姑那怎么样了。”姜文焕知道表哥回来后便忙个不停，也不愿提那些败兴事。

“那阵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下个月就能出院了。”

姜夫人为了找他加上处理之前的那些杂事积劳成疾住了院，需要调理一阵子。而挑起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还没有处理。殷郊之前便猜到是谁做的，能将他行踪掌握得一清二楚的除了身边的还能有谁。他一直觉得一个位置而已，犯不着干那些脏事。现在想来，是他自大了。

“那个叫李什么的，是他做的。”

“当年的同学，同寝室的。我爸挺喜欢他的。”听到这话，姜文焕坐起了身。

“那姑父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他多聪明啊，还有人家把柄在手。

“他不知道。不劳烦父亲费心，我自己处理就好。”闭着的眼皮轻微动了下。

车在放下姜文焕后，殷郊又回了他自己的房子。空荡荡的房子极为冷清，将沾满酒气的衣服

扔在脏衣篓，整个人颓败地陷在沙发里揉着酸痛的太阳穴。

殷郊出生那天，父亲离家很远。他那时正逢拔干提升之际，身上被委托了重要任务，那里的人需要他。等殷寿完成任务回来时，殷郊已经六个月大了。头发长出了一截，被养得白白嫩嫩胖乎乎的，所有人都爱得不行，殷寿也是如此。他小心翼翼地从小夫人手里接过婴儿，孩子的骨头太软了他抱着他就像用筷子夹嫩豆腐一样，颤颤巍巍地生怕碎了。

姜夫人捂着嘴看着丈夫手足无措的模样，待人坚持不住了才上手支援。夫妻两人依偎在一起逗着这个襁褓中的孩子。殷寿伸出手去逗孩子，食指被小手握得紧紧的。他逗着孩子的眉眼，又催促着夫人去他包里拿玩具。灰漆漆的大包放在门口，姜夫人用手提了一下没提动便在门口就打开了拉链。随着拉链下移，包里的东西一下子冒了出来。玩具、小衣服、麦乳精、尿不湿还有一堆堆的育儿书，猛然出现在眼前。包被堆得乱糟糟地，看得出是被主人压紧塞进去的。姜夫人没有动，守着这满地的琐碎转头望向逗着孩子的殷寿。她觉得他会是一个好父亲。

后来年复一年，他们都很忙。身体恢复后，姜夫人也要捡起自己的事业。殷郊便被丈夫的父亲接去了。帝乙年轻时和殷寿很像，都忙碌着自己的事业。殷郊大伯出生时他也不在，出于愧疚便把大儿子疼到心肝上。小儿子出生后，依旧满心满眼全是大儿子。

他将殷郊接过去，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比对殷启还要好。或许，这是

他第一个孙子，又或许是愧疚。

那次任务回来后殷寿突然发觉时针轮转到了过去。

“那是嫉妒，郊郊。大人也是会嫉妒的。”将殷郊从温州接过后，姜夫人和他谈心道。

“孩子一出生就爱着父母，因为他们身体太小了眼睛也太小了，只能看得见父母，爱便是想当然的事。可，爱是很难分享的。”

“所以父亲那样对我是因为爷爷吗。爷爷没有陪过他。”殷郊垂着头，看不清表情。

姜夫人抚摸着他的头，“我的宝贝，我们都很爱你。”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不可否认他是个坏爸爸。他，他就是喜欢看人窘迫走投无路的只能求助他的模样。他以为你会用爷爷临终留给你的人脉。”

“他可真坏。”

“是啊，他可真坏。不仅坏还小心眼，现在都记得爷爷临终前把你叫过去没叫他。所以没必要听他的，妈妈不听他的郊郊也不用听，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姜夫人说完最后这句便晕倒了。殷郊守在母亲床前，握着她的手想了许久。他的事情没有处理完，留了点尾巴。也许那是父亲刻意留给他功课，他不愿多想。他会将此事画一个完美的句号，但也仅此如此。

Chapter 10

崇应彪这几年称得上精彩，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夫摇身一变市里谁都夸得两句的青年楷模。跟着他一起奋斗的兄弟来来去去也换了不少。他倒无所谓，毕竟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自相逢起便注定离别，连血浓于水的至亲都会离你而去，何况旁人呢。

这几年他和他父亲还是那样不相往来，哪怕他成名了出息了登上报纸了，崇候虎照样没什么反应，连赡养费都不曾要过。可崇应彪硬是要给，还要给得光明正大给到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现在谁见了崇候虎不夸他有个好儿子，说他上辈子积福，自己有学问娶了好婆娘还生了个好儿子。这些话也传到了崇应彪耳里，心里说不上什么感受但还是问了一句老爷子那里是什么反应。听到他吧嗒了两口烟，沉默不语，继续教着他的书后也沉默了下来。

他那个后娘前几年就和崇候虎离了婚，现在不让人叫她崇氏叫立娟，谁见了她都要叫一声娟姨。她在市里开了家面馆，和儿子一起经营。崇应彪这几年和她关系离奇地不错，偶尔会去她那里吃饭。他们偶尔会谈起殷郊。

娟姨大概老糊涂了，说她从初见起就觉得郊郊俊得很。要比她小时候见的地主老爷家的儿子都要俊，她说这话时还捂了一下嘴。朝旁边望了望说自己说错了，郊郊家的成分和那些人可不一样。言语中不自觉中透了些鄙夷，转而又和崇应彪说她当年慧眼识珠，怎么怎么对郊郊好。崇应彪低下了头一言未发，这时娟姨才想起来他娘就是地主家的小闺女，瞬间哑了声。

太久了，崇应彪的娘死了太久，久到她都忘了。她尴尬地笑了两声支吾几句让崇应彪快吃。

崇应彪说了句自己公司还忙，把钱放在桌上推门而去。屋外的空气比里面清新不少，他的车停在不远处走两步就到了。但打开车门还是一样的寂寥，不自觉间想起当年骑三轮车送货时身后那个一直絮絮叨叨的小傻子。

他打听过后殷郊，刚回来后就打听过后。起初还以为殷郊只是一般的大院家属，直到他一层层送钱却连一点消息都探不出来才发现是真不一样。那天他托关系的人把钱退给他，说自己无能为力。当晚，崇应彪就拿出了姜夫人给他的支票和电话号码。

矮矮的茶几上摆了两张纸条。支票已到期，算作废。电话号码还算清晰。崇应彪坐了一夜，茶几上的酒瓶空了，纸条只剩下一张。那之后确实顺当不少。

漆黑的夜晚，车窗是夜幕的缺口，他呼唤他的名字像是要把星星从空中摘下。

他想见他，每天都想，可现在不行。

一阵冷风拂过，风里带着栗子和番薯的甜味，殷郊靠在落地窗前向下望去，果然有个小摊。这时姜文焕推门而进。

“表哥恭喜啊。他算是罪有应得，咱们今晚不去庆祝一下。”之前设计陷害殷郊的人如今东窗事发，算是自作自受。但那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

“谁组的？”殷郊头也没抬，直入主题。

“算朋友吧。我已经夸下海口说今晚你一定到场。姑姑还常说让我带你出去玩玩呢，你现在又没什么事。”姜文焕坐在办公桌上随口说道。

“我准备下周出去。”

“去哪？做什么？”

“别管。今天最后一次，没有下次。”

姜文焕挑了挑眉，反正今晚是答应了。

殷郊这两年接手了母亲那边的公司，父亲不同意。老爷子死前把最后的人脉交给了殷郊，他认为殷郊不走他的路是浪费那条铺好的路。他说得很难听，字字诛心。可殷郊看着父亲的样子却觉得他可怜。聪明一世的父亲怎么就想不明白呢，爷爷交给他的却是难以启齿的补偿。殷家的父子关系是一团打了结的毛线团，解不开的只有当事人。

斑驳陆离的光影在脚下闪烁，殷郊和姜文焕刚踏入就有人迎上前。

“表哥，这是我给你说的朋友，鄂顺。”

“殷郊先生，您好。”

殷郊挂上礼貌性的微笑，伸手问好。在抬眸间不经意向后方一瞟，心脏像被扼住了动脉久久回不来神。他怎么会在？自己得到的消息上明明说的是……

“殷先生您好，崇应彪。”

“崇先生，您好。”面色如常，殷郊伸出了手。在握住的一瞬间感受对方掌下的力度，如同握住了一团火，火焰在侵蚀他的掌心。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抽离，但又被对面的力道挽留。

“崇应彪？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姜文焕搭在鄂顺的肩上问他，“你之前和我说过？”

崇应彪的身体一僵，殷郊乘此机会将手抽离了出来。

“是有些耳熟，我也听过。”

殷郊说此话时，还配合地皱了皱眉似乎真在思考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崇应彪几乎是贪婪地在他脸上扫视着，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相当没礼貌，可殷郊就当没感觉一般忽视着炽热的视线。

因为是出来玩，殷郊就穿了一身舒适便捷的衣服。而对面的崇应彪身着妥帖的三粒扣西服，就像是来谈生意的。他拿不准，但根据他对这个人的了解。如果是来谈生意他一定会攀上关系，顺水推舟便可。

“大众名，殷先生耳熟正常。”

崇应彪豁然笑开，丝毫不在意。殷郊顺着他的话应了下来，心里却怎么都不舒服。一晚上，殷郊都没有理他。

酒局进行得很快，殷郊表现得疏离也没人敢灌他的酒。他沉着脸坐在一旁，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崇应彪还跟那一群人拼着酒，姜文焕也喝得不亦乐乎。期间也有人过来想攀上太子爷这棵树，可都被殷郊冷脸拒绝了。酒局后面胆子大的人多了，找他敬酒的人层出不穷。殷郊有些烦正想发作，醉醺醺的崇应彪突然出现在他身前和那些人拼着酒。

“够了，我还有事要走了。”

殷郊此话一出，气氛瞬间冷了下来。姜文焕蹭到他身边搂住人，环视一周像在问谁惹了殷郊。转头就对殷郊说，他去叫代驾外面冷让他在这里在待一会。包厢里剩下的几个醉鬼都清醒了，口头上和殷郊道着歉。崇应彪靠着墙在一旁看着，依旧醉醺醺的。

越发来气，殷郊捞起衣服就出了门。走廊不长，身后有个人跟着自然也知道。他停下脚步，回头。“崇先生跟着我做什么？”

“郊郊，你生气了？谁惹你生气了我去收拾他。”整个人压了上去，酒味扑鼻而来。也许是酒味太重，鼻子带着些酸涩。“好想你。”

殷郊终于知道他今晚为什么这么反常了。是在耍小孩子脾气，刻意不认识故意不搭理冷下脸都在向这个人传达一个讯息，快来哄我。可他就是无动于衷，委屈如狂潮一般洗刷了心房。他推开了趴在身上的人。

这一下子终于让崇应彪清醒了。“郊郊，抱歉。不对是殷先生，该死，真踏马……”他有些懊悔地锤着脑袋。“其实我们之前见过还待过一阵，就在你失忆那段时间。你可能忘了，我没有其他意思。就是……”

“我想起你了”

“我想起你了。”

殷郊又重复一遍，他的眸子中闪烁着看不懂的神色。

“你想起来了。那，那我们……”吞咽两下，眼神闪避，说不出一句实质性内容。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之前的关系是不错，彼此也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可谁也没有把话说明，他隐隐感觉殷郊和当初那个小傻子不同但他更关心如今的殷郊是何态度。

“我们怎么了？你是在担心我当初对你说得那些话。”不自知间抱臂隔了一尺距离。两人身体一个倾左一个倾右，影子在脚下平行相对。殷郊的脚微动，左侧的影子试探性地伸出一脚。

崇应彪努力从眼前人身上找出旧日的影子，他看不透也摸不准他。该如何回答，这个回答是对旧日的娇娇还是如今的殷郊。他抿了抿嘴，舌头顶到了牙根也没说出什么来。

“你和我记忆中不太一样。”殷郊将脚收了回来。

“你也不一样了。”

“看样子，你更喜欢那个傻子。”兀地笑开，殷郊装作开玩笑地意味说道。

崇应彪却皱起了眉，“他不傻。”

两人皆是一怔，眼神相撞。那股莫名的委屈又来了，带着些报复的意味。

“崇先生，你似乎说晚了。你应该在他喜欢你时说。”或许是空气实在污浊得难以忍受，殷郊再也坚持不下去径直离开。独留崇应彪一人愣在原地。

崇应彪不算是个文化人，他不知道人变傻前后的区别会这么大吗？明明是同一人，同一张脸同一具身体同一个嗓音。会不一样吗？

说实话，在见到殷郊前。崇应彪一直抱有乐观态度，觉得只要自己找过去，只要自己发达了找过去一切问题都会游刃而解。可正当他见了殷郊，才发现那个陪着他在院里看星星的小傻子真不见了。就像一阵风中途闯入，然后离开，回头只见满堂浊气。

他望着殷郊离去的方向，从怀里掏出一个胶皮本。手指用力将本子死死钻紧，喃喃自语道：“没送。真他妈遗憾。”

什么没送殷郊是无从得知了，他如一阵风般钻进了车里打了招呼就让司机开车。姜文焕扒住车门，随口问了句今天怎么了。

“犯病。行了，没事走吧。”见到表哥这样姜文焕也不在阻拦。

“诶，等等，崇应彪怎么会认识你的朋友。”

“表哥还走吗？”

“……不走了。”

“姑姑安排的。”

是母亲。

姜夫人这两年把公司交给殷郊轻松不少，身体也养好了些。她也知道了她的郊郊早在她找来之前就恢复了。从那之后就劝过殷郊要不要去找崇应彪说清楚。可殷郊总会想起那个被拒绝的吻。而且他那时没有时间，是的，主要是没时间并不是别的缘由。如今反倒让崇应彪先找来了。

好吧，他承认自己是在吃醋，吃得还是自己的醋。三年，离别了三年而他们相识也不过一年。与人生几十年相比一年不过挥指一弹，谈不上什么情深义重。说喜欢吧，也没有那么喜欢。更多的是舒服，和崇应彪待在一起很舒服，是飘上云端不触碰凡尘的舒服。

为了让父亲开心殷郊自小便要去学他不喜欢的东西。为了让母亲开心又要装作他是自愿的模样。他究竟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还真不知道。自己的路已经被铺好了，沿着走便好反正都是康庄大道。直到那条康庄大道出现了荆棘，殷郊才考虑到其他可能。崇应彪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不用干，只需活着，用鼻子呼吸那样活着。他喜欢坐在崇应彪的自行车座后面，换成三轮车也喜欢，殷郊想哪怕没车他也会喜欢。他就是喜欢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崇应彪对他而讲就是小时候那个放了学后才能触碰两秒的布偶，承载了轻飘飘的舒适。

他该要怎么做才能重新获取这份轻松，继续装傻吗？他不愿。装傻是很轻松，可就是不愿。说不上缘由的不愿。似乎是从心底将现在与从前割了袍，非要那个人选一个。

“为什么呢？”姜妈妈端着热牛奶递给了儿子，将靠垫放在身侧倚了上去。

“那不是真实的我。他有好感的那个人不算是我。”

“那现在的你是真实的你吗。”

“不是吗？”

“你在问我吗，宝贝。”妈妈摸着他的眉眼，“这两年你的压力太大了。不用这么出色，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变成什么样，傻或者不傻妈妈都会爱你。只要是你，无论是怎样的你我都会爱你。”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